

张作霖之死及帅府治丧始末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2/2021\\_2022\\_\\_E5\\_BC\\_A0\\_E4\\_BD\\_9C\\_E9\\_9C\\_96\\_E4\\_c34\\_42419.htm](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2/2021_2022__E5_BC_A0_E4_BD_9C_E9_9C_96_E4_c34_42419.htm) 1928年春，奉军面临的形势甚为严峻。蒋介石和日本达成协议。蒋任北伐军总司令，汇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四个集团军，北上讨伐张作霖致使奉军节节失利，这是压力之一。其次是张作霖在年初与日本订立关于在东北修筑五条铁路的借款密约，因日方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张对这项密约没有爽快地答应，并附加个条件，须在一年之内同地方政府商定后才有效。日本方面主张把这项密约，作为政府间的正式协定，张坚决不允。日本对此大为不满。日本公使芳泽昭示张作霖，如果铁路能够圆满解决，日本支持张的地位不变。芳泽在5月17日会见张作霖时又警告：“当战乱发展的京津地区，其祸乱将及满洲之际，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不得不采取有效措施。”又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你对此应负一切责任”。面对芳泽的威通恫吓，张勃然大怒，由座上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地向地下一摔，折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此事(指张宗昌杀日侨事)一无报告，二元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个巴子的。岂有此理！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种叫咱们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他说完之后扔下芳泽不管，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虽然当晚谈了四个小时，但芳泽一无所获。张作霖于5月25日，通过外交总长罗文干答复日本照会：“于战乱及于京津地区，影响波及满洲地区时，日本将采取机宜措施一节，中国政府断难承认。东北三省及京津地方，

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最后并告诫日本说：“深盼日本政府鉴于济南不祥事件之发生，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指置……。”语气强硬，对日表示不屈。之后，鉴于奉军处境，日趋不利，张学良、杨宇霆也“劝老将回奉”。张作霖知大势已去，于5月30日下总退却令。6月1日张作霖接见外交及北京绅商法团代表话别，并应北京地方要求，派鲍毓麟率兵一旅，留在北京维持治安。命许兰洲将“陆海军大元帅”之印、旗、国务院印信，外交部重要档案运往奉天。2日发布出关通电，声言退出北京后，政务交国务院、军事归军团长负责，此后国事听国民裁决。通电中称：“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志愿来偿，决不忍京兵黷武，爰整顿所部退出京师。”在离京的前几天，日本又多次派人对张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张作霖软硬不吃，日本人下定了除张作霖的决心。1928年6月3日凌晨2点，张作霖一行由中南海的前门火车站，登车返奉。车是慈禧太后坐过的花车，张乘坐的八节车厢居列车的中间。一同上车的有潘复、鲍贵卿、莫德惠、刘哲、张学曾、岳夫人等，寿夫人坐压道车先走一步。潘复、鲍贵卿坐在前节蓝皮车厢，到天津就下车了。专车到山海关，等在那里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登车，进入车厢晋见张作霖，说他代表东北各界迎接大帅回奉天。6月4日晨，专车到达皇姑屯车站，张景惠、刘尚清在那里迎候，并说其余家人和文武官员都在奉天新站等候。仅有张景惠一人登车随行。专车离开皇姑屯车站，八车厢仅有张、吴和温守善，行至三洞桥，轰隆一响，飞沙走石，把车厢炸碎。吴的脑袋被扎进一个铁钉，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路基三丈远，温守善被破木板铁皮和沙石埋住，醒来后顾不得疼痛，来到张作霖跟前，

张作霖当时没死，只见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往外流血，满身血污。温掏出一个绸手绢把伤口堵上，然后和张学曾一起把张作霖抬到赶来接张的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的汽车上。张作霖当时神志恍惚，但还能说话。他问：“逮住了吗？”温说：“逮住了。”又问：“哪的？”温说：“正在审问。”过一会张说：“我到家看看小五。”接着又说：“我尿一泡尿，尿完我就要走了。”同车受伤的校尉高其祥，会计高维周骨头炸碎，伤势较重，岳夫人脚被炉火烫伤。张作霖被抬到帅府小青楼，这是寿夫人住所。寿夫人、医官等人找药的找药，扎针的扎针，用大烟喷、灌白兰地，部无济于事，张作霖终因伤重流血过多不久断气了。在张奄奄一息时，还向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叫小六子快回奉天。”寿夫人等嚎陶大哭，臧式毅从旁婉言相劝，仍是哭声不止。还是寿夫人老母王老太太久经世故，颇有见识，马上阻止说：“这是什么时候，哭个没完，不要因小节误大事。”于是寿夫人止住悲啼，张罗丧殡寿衣。死后穿的黑地金线绣龙的袍褂，帽子前齐后圆，带穗，寿材是府内早存的阴沉木，从兵工厂调来两位老木匠，日夜兼程打制寿材，吃住在帅府，不准回家。寿夫人、臧式毅商议：一方面继续封锁消息，密不报丧，以稳定大局；另一方面速报张学良商议后事。于是府里谢绝一切往来，凡知情人员均嘱保密。就连在救治张作霖现场的小河沿盛京施医院院长雍大夫(英籍)，也被军医处长王宗承诚恳他嘱咐说：“这件事关系太大，希望你严守秘密，如有人问时，千万不能说大元帅已死，只能说负伤罢了。”雍氏为人很诚实，当英国住牵总领事问他时，他按照王处长的嘱咐严守了秘密，雍氏因此也丢了院长

的职务。此事做到守口如瓶，滴水不漏，外界不知张作霖的死活。其间，日本町野顾问找到刘尚清省长探听，刘省长对他说：“大帅精神很好，能进软食。”日本的松井、本庄繁、荒木等也派人过问，得到同样回答。1928年6月4日是张学良的生日，张作霖离开北京三、四方面军团部没定最后撤离时间，送走张作霖后，杨宇霆、孙传芳提议搞一小型聚会，以示庆祝。这天上午10时左右，杨、孙和军团部高级人员及张的少数亲友聚在张的中南海住处万字廊，正在这时得知张作霖的专车被炸，本人受伤，来客遂不欢而散。当杨离去后，屋里只剩下张与刘鸣九，张低声说，“老将不在了！”遂即泪如雨下。张学良遇事不慌，对外一切平静如故，三、四军团的其他人只知大帅有伤，不知大帅亡故。张作霖被炸死，张学良并未立即返奉，仍留北京处理善后。不久奉军撤出北京。6月6日北京“易帜”，挂出青天白日旗。6月11日天津“易帜”，待奉军集结在滦东一带，张学良方将三、四军团交杨宇霆指挥，然后登车回奉天奔丧。行前将卫队营营长崔成义叫列车上，张对崔说：“你知道老将遇难了吗？”崔因没公布消息，推说：“不知道。”张说：“我打算派你带队护送我回奉天。”崔应喏：“是。”停一会张又说：“老将遇难，伤势如何尚不清楚。恐敌人途中对我留难，沿途要多加注意，如有询问我的行踪，应予以保密，以防万一。”张临行前，已将长发剃去，身着灰色士兵服装(东北习俗，父母去世，亲人不准理发，张学良剃发，以示父亲健在，以掩人耳目)。列车行到山海关，机车停车加水，有三名日本宪兵向士兵打听本列车最高长官是谁，士兵答称崔营长。日本宪兵见到崔成义，询问列车去奉天干什么？答：“回奉天另有任务。”

”又问；“张学良是否在车上？”答：“不在。”途经绥中、锦州、沟帮子等车站，各站站长都上车打听张是否在车上。列车从新民站继续开行后，张嘱咐崔：“到老将遇难处通知一下。”到三洞桥，张探出窗外观望，神色惨淡，一语不发，默然良久。列车停在西边门车站，下车时为6月19日上午10时左右。张学良下车后暂留伊雅格家，当天深夜由伊亲自开车送张回帅府。这段时间，张学良将军住在帅府东小院，身着白夏布大褂，臂缠黑纱。6月21日正式发表开吊。将军在发表期间没有露面，也没守灵。负责招待外宾的是陶尚铭、周培炳等，陪灵守孝的是张学铭、学曾、学思等，一般内务由五姨太即寿夫人主持。发表期间，帅府沉浸在悲哀当中，东辕门搭有黑白两色布扎的斗拱飞檐的牌坊，辕门两侧站有四名臂带黑纱荷枪的岗兵。帅府正门搭的牌坊和辕门大同小异，门楣多一方“中外同哀”的匾额，这里有八名岗兵站岗。灵棚设在一进院的仪门处，此处亦搭牌坊，但在牌坊后画又起两层四角牌楼，共有三块匾额，自上而下是“星沉”、“英风宛在”、“兆民允怀”，高耸的牌楼十分壮观，檐角下垂白色孝带。灵堂设在二进院正房中间过厅，厅内圆柱都用白布裹缠。横匾为“天柱峰颓”，两侧密挂挽帐挽联。灵座正中是大元帅戎装的遗像。像前五件景泰蓝供器，燃烛焚香，瓜果供品摆满高桌。桌前两侧，置两盆白花。张学良夫人于风至的兄长于风翥一行五人，以亲属名义，曾从吉林怀德县前来赴丧，到帅府经侍卫通报后，夫人亲自迎至后院内宅，并一一发给印有张作霖半身像的像章和白花，作为出入帅府的凭证。守灵的张学铭由当差的扶着，已哭成泪人。棺槨系名贵阴沉木打就(又名万年蒿)。因天气闷热，怕尸体腐烂

，用布匹沾桐油缠裹数层，棺椁下边置放大块冰镇凉。前来吊唁的人往来如梭，各国驻奉领事，各省、市振来的官员，来人依次在灵前鞠躬致哀，帅府内设置乐队，整天哀乐不止，令人心碎。这场丧事前后共操办了一个多月。现年72岁的王述彭老先生，他当年在小南门里郑亲王府胡同口观看了出殡情况。首先过的是开路的黑白无常(扎纸活)、引路的金童玉女、颂经的僧道、洋乐、吹鼓手等。后面是多人抬的灵轿，再往后是送殡的亲友，亲属着孝衫，客人扎白孝带，从军署街出来，由北向南足足过了两个多小时。帅府秘书长谈国桓，把治丧期间吊唁文字收集成册，共四册之多，题名《张大元帅哀挽录》。其中“行状”1篇4478字，记其生平传略，中间多为颂赞之词；“……海内以攻伐相寻，几无宁宇，东三省处边隅之地，赖公之长驾远馭撑距期间，独晏然无兵革之患，然则天之使公应运而兴，岂天意乎……”；[1][2][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http://www.100test.com)